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2/78
24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10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
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1992年2月17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很荣幸地在此附寄上一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和国防部长凯南·阿塔科尔阁下在1992年2月14日写给您的有关塞浦路斯失踪人问题的信件。

如果我的信和附寄的信件能作为人权委员会议程项目10下的文件散发，本人将不胜感谢。

常驻代表
京迪兹·阿克坦大使(签字)

我很荣幸地提到由塞浦路斯希族代表瓦尼亚·马凯兹先生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10下所作的发言，并同去年一样，再次就他关于塞浦路斯失踪人问题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进行答辩。

大家记得，大约在12年以前，1981年4月29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塞浦路斯讲话，宣布塞浦路斯的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失踪者问题委员会，他的讲话中有下面这段有意义的话：

“另外，我们希望失踪者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将在两族间对话的框架内加强合作精神和共同努力。”

遗憾的是，由于塞浦路斯希族方面对这个悲惨问题所持的消极的宣传鼓动的态度，使这个尽管是次要但仍很重要的目标至今未得实现。实际上，离目标反而更远了。

塞浦路斯希族进行的这种以曲解、欺骗为基础的无尽无休的宣传鼓动，加之定期安排的关于所谓的在土耳其某个城镇或山区看到仍活着的失踪的塞希族人的新闻报道，使无论塞土族还是希族人不幸的家庭长期陷入悲痛和焦虑中。而且，还导致重新唤起两族的越来越多的家庭没有根据的希望，幻想他们的亲人真的仍然活在人世。

这种残忍的行为应被制止。

遗憾的是，塞浦路斯希族代表不过是再次重复他那套关于这个问题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显然是因为塞浦路斯土族人仍被无理剥夺在人权委员会发言驳斥这些无稽之谈的权利这一不幸事实而感到自慰。

事实真相与塞浦路斯希族代表所说的恰恰相反。我想起在1977年2月的首脑会议上，已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向拉乌夫·登克塔什总统坦率承认塞浦路斯希族一心要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宣传鼓动。在这方面，塞希族人感到倍受鼓舞，因为他们仍不公正、不合法地被承认为“塞浦路斯政府”，这个地位是他们在1963年-1964年以武力攫取的。

塞希族年复一年地重复的指控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未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因为塞土族一方，特别是土耳其的所谓不合作态度；未能进行全面调查以取得关于失踪的塞希族人命运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据塞希族的宣传机器造出来的谣言，被关在土耳其，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76年3月11日公开声明全部塞希族犯人被送回塞浦路斯，并被释放。

事实就是事实。塞希族一方认为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则解决这个不幸的问题在政治上于他们不利，为此，一直采取设置障碍的政策，使其不得解决，这样他们便可

以继续利用这个问题进行政治宣传，根本不考虑双方成千上万有关家庭所受的痛苦和折磨。

在这方面，又发现了更多的触目惊心的证据。

最近，一个名叫科斯塔·楚提吉的曾在塞希族国民警卫队服役的希腊军官，于1991年7月在尼科西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塞浦路斯悲剧大事记——1974年之夏”（附录一）。该书披露了一些肯定使塞希族一方感到尴尬的情况。该书引证塞希族国民警卫队总指挥部的材料，载有长长一串国民警卫队官兵的名字，这些人被列为死亡或战斗中失踪人员。

将这些新出版的名单，与塞希族自1974年以来向全世界散发的所谓“1,619名塞希族失踪人”名单对比一下，就会令人惊讶地发现有几个官兵的名字在两份名单上都出现了。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塞希族军方正式列入死亡名单的那些人被列入1,619人的名单。塞希族方面至今一直还在向国际人权组织提交或在国际会议上散发这份名单。

我们希望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将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它还没有这样做的话，并作为紧迫问题处理，以便将那些被宣布死亡，并已正式列入名单的人从失踪人名单上划掉。这也是该委员会职权范围所规定的一项明确的要求。

这个新发现的证据来源证实了与已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1974年底结束流放返回塞浦路斯不久所公开披露的情况。在塞希族人抑了一部录相片“Atila 74”，于1988年4月4日在英国电视4台播放。在这部录相片中，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亲自露面说“我们大约有3,000人失踪。恐怕幸存者寥寥无几。据我们手中掌握的证据，大部人被残酷地处决了。”

因此，马卡里奥斯宣布可能除了个别几人外所有当时被认为失踪的塞希族人已经死亡，而且塞希族一方有证据证明这点。采访马卡里奥斯的录相带的主题是希腊军政府政变和在塞浦路斯的暴行。

马卡里奥斯所说的后来得到一位希腊部长的证实（伊万杰洛斯·杨诺普洛斯先生，海运部长），他于1988年4月7日对尼科西亚的 Eleftherotipiq 报纸说：

“应该揭露关于塞浦路斯的两个虚构谎言；第一个虚构故事是失踪人的事；第二个虚构故事是塞浦路斯遭到土耳其‘侵犯’的事。塞希族人所称的失踪人实际上是在政变中被杀的受害者。至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侵犯，是希腊军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当时被国际上承认为塞浦路斯总统的马卡里奥斯。推翻马卡里奥斯、屠杀塞希族及塞土族人、让桑普森这样一

个疯子领导塞浦路斯政府，却又指望土耳其对这一切无动于衷，这怎么可能呢？”

因此，塞希族一方手中肯定有证据表明几乎所有失踪人均已死亡，而且表明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们要求人权委员会注意到塞希族人/希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并要求塞希族代表将这类证据提交给失踪问题委员会，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

由于塞希族报纸报道了1974年7月15日桑普森政变暴行中塞希族受害者的供词，使人们了解到更多的证据。只要读一下塞希族人的下列报纸：1989年7月15日的 *Proina Nea* 报；1989年7月15日的 *Agon* 报；1990年7月8、15和17日的 *Haravgi* 报；1990年7月15日的 *Ebros* 报；1990年7月15日的 *Simerini* 报；1990年7月15日的 *Eleftherotipia* 报，就可以发现：

- (a) 一位名叫马修斯·孔博斯的人写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群在马卡里奥斯警察部队服役的年轻的塞希族人如何被希腊政变份子抓获、遭到酷刑折磨，然后被埋在一个万人坑。
- (b) 另外一些塞希族人描述了希腊一手操纵的政变造成的恐怖，对平民和塞希族人国民警卫队进行滥杀并施加酷刑，造成千百人死亡或奄奄一息，未等亲属来认领，这些尸体就被推土面铲走，埋在万人坑。
- (c) 尼科西亚一所学校的校长说看到大街上到处都是政变者的坦克，人人胆战心惊，他承认说，当他看到土耳其伞兵从天而降来将土族及希族塞浦路斯人从残忍的政变份子手中解放出来时，他感到欢欣鼓舞。

尽管有上述种种证据自从1974年以来，塞希族一方始终保持沉默，拒绝正式公布那些丧命的塞希族人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尸体是否找到。必须牢记塞希族人自己的消息来源将塞希族人内讧的历史情况记录下来，在内讧中未披露数字的一批人被杀害，未经认领就被埋万人坑。举例如下：

- (a) 1974年7月19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安理会的发言：

“这场政变引起众多流血事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人员伤亡开巨大，物质损失惨重”。

- (b) 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在他写的《塞浦路斯——我的下台》一书第一卷第232页中说：

“与此同时，有几个人，既有塞希族的也有塞土族的，不知怎么来到了被对方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被残忍地杀害。塞希族和土族的领导人都未能阻止本族的极端份子采取如此可耻的、野蛮的、懦夫的犯

罪犯行为。结果，那些丧命的人干脆被列为失踪人了事”。

(c) 尼科西亚公墓塞斯托斯教士于1976年2月28日对 TA NEA 报说：

“我对上主发誓，一个一头卷发、肤色白净的18岁的年轻人被他们活埋了。年轻人的右腿受了伤。他还在动……。还有大约10名土族人与希族人一起被埋在这里。我埋了127具尸体。其中50具是从大街上收来的，被埋在墓地外面……。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他们说：‘神父，我们这儿有些尸体想请你埋葬。’‘我很乐于服务’，我回答道，并问有多少具尸体。他们说77具。一小时后，来了一辆卡车，我听到有人下令说，‘把它们卸在外面。它们指的就是尸体；这些尸体全部被放在同一个墓穴中，没有等亲属来认领……。时候到了，土耳其应该进行干预的，把我们从一场残酷无情的内战中解救出来。屠杀是在基库莫纳斯泰里修道院和利马索尔外面进行的。我亲耳听到这样的命令：‘今晚要把他们全部杀死，一个不剩！’。

(d) 雷纳·卡柴里斯女士，一位塞希族众议院议员，在她的《我家乡的难民》(1974年)一书中说到：

“大家都被吓呆了。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他们目瞪口呆。

有一个小孩子被意外杀死后，被悄悄地抬到万人坑埋了；有一个老人询问他儿子的尸体在哪儿，被当场一枪打死。中央监狱的酷刑和处决……”

应以上述事实和有文件记载的背景材料为依据，判断塞希族一方精心策划的关于所谓塞希族失踪人的指控是否属实。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完全是为了宣传。如果他们有任何证据，就应提交给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以进行彻底调查。这个委员会的塞土族成员，在专家调查小组的协助下，及中立的非塞浦路斯人的第三方和他的助手们的充分参与下，随时准备对可能提交给该委员会的案件或证据进行调查。据我所知，目前委员会尚无要待塞土族一方进行调查的重大悬案。

但是，对需待该委员会调查的关于塞土族人的案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不断受到来自塞土族失踪人亲属委员会方面的压力，他们抱怨说，自从1981年失踪者问题委员会成立以来他们从未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从委员会那里听到有关他们失踪人案件的情况，而他们相信这些案件多年前就已提交或应提交给该委员会了。

塞希族一方声称该委员会不起作用。但是，就调查而言，该委员会包括两个机制。一个是塞希族调查机制，而塞希族一方的成员负责监督，中立的第三方给予协助，调查关于塞土族的案件。另一个是塞土族的调查机制，由土族一方的成员监

督，在中立的第三方的协助下，调查塞希族人的案件。如果塞希族一方指的是塞土族人的机制不起作用，那么也应该问问为什么塞希族人的调查机制也未能解释任何一名失踪的塞土族人的命运呢？鉴于至今双方都一个案件也未能解决，这意味着该委员会在某个问题上存在难以克服的严重的“问题”，估计是由于需要协商一致才能作出决定。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或议事规则本身并没有什么毛病或缺欠。在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报告(E/CN.4/1984/21, 1983年12月9日)中，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第50段中说到：

“...工作组指出，工作组已形成的看法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是一个不仅有能力并且适合于解决两族悬而未决的失踪案件的机构。工作组还说，该委员会纯粹的人道主义目的与工作组的任务完全一致。”

塞土族一方完全同意上面引述的这段意见，并认为此意见至今仍和当初一样有效，如果说该委员会没有表现出必要的作用，那是因为塞希族采取故意拖延问题解决的政策，以在国际人权论坛上继续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对土耳其的宣传，妄想以这种宣传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使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做出绝无可能的让步。

塞土族失踪人问题尤为悲惨，但是塞希族代表却不认为提及这个问题是他的义务或责任。塞希族一方面认为这个问题是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另一方面却不执意对塞土族失踪人问题保持沉默，甚至冷酷地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例如塞希族议员雷纳·卡柴里斯夫人1984年9月26日在施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委员会上说：“塞浦路斯政府没有听说土族失踪人问题，但已表示愿意为调查任何据称在塞浦路斯失踪的人的下落提供一切便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柴里斯夫人发言之时失踪者问题委员会正在尼科西亚开会，关于塞土族失踪人的案正提交给委员会进行调查。

关于塞浦路斯失踪人问题的起源，杰夫里·豪爵士在他1987年3月6日就一位塞土族人给他的信一事写给可尊敬的诺曼·特伯特议员的信中作了简明的叙述：

“.....塞浦路斯失踪人问题始于1963年，当时在塞希族向塞土族发动进攻后，若干塞土族人失踪。1974年，土耳其干预后，若干塞希族人及更多的塞土族人失踪”。

杰夫里爵士的信，加上1963年至1965年期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给安理会的关于211名塞土族失踪人的报告揭开了塞希族宣扬的神话，即这个问题只关系到塞希族人，而且是1974年所谓“土耳其入侵”时发生的。

1963年至1974年间就粗暴侵犯塞土族人的人权来讲是塞浦路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这期间，发生了803起土族人失踪案。这些不幸的人都是无辜平民，不象大部分塞希族失踪人那样是军人。统计数字如下：

	<u>塞土族人</u>	<u>塞希族人</u>
据称失踪人总数	803	1,619
平 民	94,4%	38,31%
军人/警察	0,60%	61,69%
男 人	71,00%	92,00%
妇 女	12,00%	6,00%
儿 童	17,00%	2,00%

每起塞土族失踪案都令人发指。1988年4月2日的一家英国日报《卫报》就披露这样一起案件。此案涉及到约25名塞土族住院病人，他们于1963年至1964年期间，一夜之间从病床上消失了。帕卡德司令被从马耳他暂时调派到塞浦路斯。他的秘密报告中的一部分说：

“帕卡德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查清塞土族住院病人的下落。与倒台的政府的一位希腊部长进行了秘密讨论。经过简短的调查后，他得以确认当地传闻属实。

“情况看来是塞希族长医务人员割断这些躺在病床的病病人的喉咙。病人的尸体被装上卡车拉到城北的一个农场，填进机械粉碎机切碎后埋到地里。”

803名塞土族失踪人中哪些人是帕卡德司令所确认的那25名失踪者？这个问题及许多其他类似问题正有待失踪者问题委员会进行努力作出回答。

803名塞土族失踪人的案子大部分都是类似这样悲惨的遭遇。许多已提交给失踪者问题委员会进行调查，更多的正在不断提交上来。但是就我们从失踪者亲属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该委员会仍保持沉默，还没有一个案子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应当问一下人权委员会塞希族代表这些不幸的塞土族失踪者的情况，他们的失踪方式令帕卡德司令感到震惊：这些人被塞希族控制的警察、军队或准军事人员抓住或绑架便失踪了；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当着他们亲人面被抓走的。失踪者的亲属都这样说。还应当敦促塞希族代表劝说他的政府——南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与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充分合作，以迅速、充分调查所有失踪人案，即包括土族也包括希族，并得出结论。还应要求他规劝其政府不要再坚持以查清每一个失踪人的埋葬地点及/或遗体为就某案作出结论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早在1976年3月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塞高级代表霍夫曼先生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他

说：

“我们为查明据称失踪的人的下落，已经竭尽全力。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但是如果双方都同意并要求我们帮助，我们随时可以提供。比如，根据各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每次冲突后，一般可以使用掘墓、辨认遗骨等方法。但是，对这个案件来说，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已经为时过晚，特别是在塞浦路斯没有人佩带身份识别标志。因此，我们在塞浦路斯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鉴于上述事实，我呼吁人权委员会认清关于塞浦路斯失踪人问题的真相，敦促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停止目前这种缺乏建设性的政策，采取积极、实现的态度，以便最终解决这个不幸的人道主义问题，从而消除阻碍加强塞浦路斯两族人民间信任感与合作精神的因素之一。

XX XX XX XX XX